

目 235

897

部 = 4

月 235  
897  
=4

目錄學卷四

史部

漢書一百二十卷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

首刊書序元明時各學刻書皆精校本詳日知錄

元大德本

太平路學新刊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以十七史書艱得善本從太平路學官之請徧牒九路令本路以西漢書率先俾諸路咸取而式之置局於尊經閣致工於武林三復對讀者者儒姚和中輩十有五人重校修補者學正蔡泰亨板用二千七百七十五工費具

靈石耿文光斗垣甫



載學計茲不重出始於大德乙巳仲夏六日終是歲十有二月廿四日太平路儒學教授曲阜孔文豐謹書

司馬遷傳遷報任少卿書與文選多異 莽大夫楊雄一傳累牘連篇而於薛方諸賢聊表一二此則班氏之失也 韋賢傳

歷世會同接春秋戰國數百年無有國名豕韋者漢初人去古未遠其自譜世系即已荒略若此無怪乎楊子雲自敘多誤也

有圈公

句

綺里季夏

句

黃公

句

角里先生

句

杜詩曰黃綺終

辭漢知唐人讀本不誤崔嵬佺對太宗曰臣聞刀用爲角

音兩

點爲角

音鹿

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据佺論俗本作角非角不

成字又角誤作角

相如即文翁所拔以爲蜀人師者其語與

地里志所云正合但文翁傳與相如傳並無明文

文翁學堂

即石室講堂也文翁爲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後守更增

二石室安帝初烈火爲災惟石室獨存講堂石室一名玉堂唐

志有益州文翁學堂圖一卷 三代以下陳奏君上之文當以

匡衡疏及諸葛公出師表爲冠淵懿篤厚直與六經同風

求闕齋讀

書錄

西京雜記云楊王孫字貴張崇大歷代小誌云文翁姓名黨字

仲翁荀悅漢紀云壺關三老令狐茂此三人名足補班史之闕

羊祜傳蔡邕子名襲女亦不止文姬一人此可補傳缺 祜

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

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

天祿識餘吳震方刻入說聆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多用史記原文惟移換之法別見剪裁

史記所無而漢書增載者皆係經世有用之文不得以繁冗議之也 漢書武帝以前增傳並增事蹟 書恒山王不如史記之密 武帝紀贊不言武功專言文事蓋窮兵竭財東漢之初猶以為戒故贊如此 漢帝多生前立廟 漢初諸臣惟張良出身最貴其君起自布衣其臣亦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取將相此氣運為之也 上古之時人之視天甚近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書次之洪範備言五福六極之徵詩禮樂盛於商周已多詳於人事而天人相應之理略焉漢儒多言災異自漢以後無復援災異以規時政者而天與人相遠矣 漢重日食 漢詔多懼詞 漢時以經義斷事 諸王國各自紀年 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名 災異策免三公 上書無忌諱 武帝時

刑罰濫 漢初妃后多出微賤 婚娶不論行輩 皇子繫母

姓 諸王荒亂 兩漢多鳳凰多黃金 先生或只稱一字

兩漢喪服無定制 王莽時起兵者皆稱漢後 王莽自殺子

孫 王莽引經義以文其奸 劉仁翁有班馬異同就史記漢

書歧互處分別指出今少有其本姑以二書比對摘其不同者

列於後 漢書辨正不傳今存者惟劉頌漢書刊誤吳仁傑兩

漢刊誤補遺

廿二史劄記

臣瓚注漢書裴駟謂臣瓚不詳姓氏按水經注河水濰水巨洋

水皆引薛瓚漢書集注是臣瓚薛姓温公通鑑秦苻堅以薛瓚

為中書侍郎與王猛並掌機密瓚蓋晉穆帝時人劉孝標以為

于瓚索隱以為傅瓚皆誤徐位山云

李贄芸曰臣瓚水經注多作薛瓚並有逸文

文光案本紀自史記以後歷代因之惟范書皇后紀未當世家漢書改作傳自班氏定例歷代因之晉書以僭偽諸國爲載記蓋變世家之名不以侯國例之也歐史於南唐諸國皆稱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國世家遼史於高麗西夏又改其名曰外記史記列傳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俠佞幸滑稽曰者龜策貨殖等名後史不必盡拘如漢書少刺客滑稽曰者龜策四傳而增西域傳蓋無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則又隨各朝之交兵通貢者載之不能盡同也惟貨殖可不立傳漢書所載貨殖又與漢無涉殊爲贅設後漢書於列傳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傳三國志名目有減無增晉書改循吏爲良吏方術爲藝

術又增孝友忠義二傳其逆臣則附於卷末不立名曰宋書但改佞幸爲恩倖其二凶亦附卷末齊書改文苑爲文學良吏爲良政隱逸爲高逸孝友忠義爲孝義恩倖爲倖臣其降敵國者亦附卷末梁書改孝義爲孝行又增止足一欵其逆臣亦附卷末陳書及南史同惟侯景等另立賊臣名曰後魏書改孝行爲孝感忠義爲節義隱逸爲逸士宦者爲闈宦其劉聰石勒晉宋齊梁俱入外國傳北齊各傳名目無所增改周書增附庸一欵隋書改忠義爲誠節孝行又爲孝義餘與前史同而以李密楊元感次列傳後宇文化及王世充附於卷末北史各傳名目大概與前史同增僭僞一欵舊唐書諸傳名目亦與前史同其安祿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

目新唐書增公主藩鎮姦臣三款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爲  
二亦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襲一款歐五代史另立家人義  
兒伶官等傳其歷仕各朝者謂之雜傳又分忠義爲死節死  
事二款又立唐六臣傳蓋五代時多變局故傳名亦另翔也  
宋史增道學一款及周三臣傳餘與前史同遼史改良吏爲  
能吏餘與前史同另有國語解金史無儒學但改外戚爲世  
戚文苑爲文藝餘與前史同亦另有國語解元史增釋老餘  
亦與前史同明史增闖黨流賊及土司傳表自范書以後新  
唐書有宰相方鎮宗室世系三表歐五代史無表有十國世  
家年譜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遼史立表最多有世表皇子  
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遊幸表部屬表屬國表表多則傳

可省此作史良法也金史宗室交聘二表元史后妃宗室世  
系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明史諸王功臣外戚宰輔七卿

共七表餘史皆無表

萬斯同取歷代正史無表者一  
補之最爲詳贍其餘補表尙多

漢書

因史記八書作十志律歷志本於律書歷書禮樂志本於禮  
書樂書食貨志本於平準書郊祀志本於封禪書天文志本  
於天官書溝洫志本於河渠書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藝  
文四志其後律歷禮樂天文地理刑法歷代因之後漢書改  
地理爲郡國又增禮儀祭祀百官輿服四志晉書齊書大概  
相同惟宋書增符瑞志齊書亦有祥瑞志魏書改天文爲天  
象地理爲地形祥瑞爲靈徵餘同而增官氏釋老二志隋書  
合梁陳齊周隋并撰改藝文爲經籍新唐書增儀衛選舉兵

三志薛五代史有減無增歐史另立司天職方二考變天文地理之名也宋史名目多同遼史增營衛捺鉢部族兵衛諸志其國俗然也金元二史與宋史同惟少藝文志目與宋史同藝文專載明人著述而前代書流傳於世者不載三國志梁陳書及南史齊周書及北史皆無志今所傳補志者數家如補晉兵志補宋書刑法志食貨志不能賅備表志皆可別行諸史皆列本紀之後蓋慎重也惟班書無志司馬志宜刻於班書之後以分別兩家著作今混入傳前非也范史天文志乃同時所撰非後人所合余方繪詩圖而有毛詩名物圖方以漢碑証經而有漢碑引經考方列全史錄紀表志傳之目而甌北趙氏有其說又欲輯史例爲一書恐有先我爲之者遂止方今 治化昌明

人文蔚起凡所應有之書無不具有不必作也用功者無論經史百家手錄一過另是一番景象與雲烟過眼者不同然必深明體例而後可以成書精博之至然後可免妄作也

### 漢書一百二十卷

漢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

男顏師古注

首序例顏師古撰考証監本別本局塗訛作局塗今從古本改諸家注釋雖見名氏云云此另爲一條監本接連前文

非是今提行寫次目錄帝紀一十二分十卷表八卷志十分十卷列傳七

十分七末爲敘傳各卷後有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武英殿本

顏師古因太子承乾之命注釋漢書故此序首言儲君其書成

於貞觀十五年歲在辛丑故曰歲在重光也

高帝紀第一上監本刊此六字於第一行下非也今從古本提  
行顏注紀理也即解此目 監本於顏注本文十刪四五全非

古人之舊今並從宋本添補 監本脫宋祁一段今從宋本

凡漢書月日與史記本紀不同者皆据月表也 割鴻溝以西

為漢注監本注後有索隱引張華及北征記一段皆宋本所無  
而監本自增者今刪

史記以惠帝事附入呂后本紀殊非體制班氏列惠帝紀於高  
后紀之前義理甚正

高后紀紀信紀成是兩人劉攽說非

文帝紀監本作立子恒為代王非也帝紀中例不書名宋本作

立為代王

哀帝紀赤精之子讖按讖字始見於此赤精子之說亦起於此

張平子謂讖起哀平間信哉

平帝紀按志中山國無安民縣何也

異姓諸侯王表

此表書事較史記每移前一月

諸侯王表

魯共王四世閔按閔係頃王子紹封此格宜低一層與文王駿同行古本亦誤

王子侯表

凡數目字監本多舛今並以宋本是正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史漢二表不同最可異者禾成祝阿兩侯之名二表互異有兩劉到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延和古字延與征同屠者下似脫堂字

外戚恩澤侯表

武始侯之下有今見二字各本脫十二

百官公卿表

中太僕監本于太僕後提行非是凡九卿屬官宋本俱不提行今從之

古今人表 石戶之農監本誤分爲二人宋正考父監本別本俱脫宋本在第三格

律歷志 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皆後人依託爲之

禮樂志 監本於此卷脫注尤多叔孫通所撰禮制後世罕見賈公彥謂取法於周不知何据

刑法志 懷古竦字左傳作聳之以行

食貨志 牛耕起於周末非始於漢謂耕犁起於春秋亦未確古籍田三推不用犁安用推夏殷有錢幣

郊祀志 漢時不諱雉五車石在秦山下始皇刻石山上

天文志 後志曰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此志馬續所撰也故晉志直引爲馬續云

五行志 班書十志半取衷於劉歆惟五行志時糾劉歆之失

地理志 有補監本梁下脫班志本文二

溝洫志 鴻溝即汴渠

藝文志 後世占易以六辰定六爻不自京房始竇公事見正史必得其實但桓譚言百八十歲可疑蓋二百三四十歲

矣管子列於道家隋志改列於法家之首是也

侍讀 臣召南 謹言史之良首推遷固固才似若不及遷者然其

整齊一代之書文贍事詳與遷書異曲同工要非後世史官所

能及故其書初成學者即已莫不諷誦服虔應邵而下解釋音

訓不異注經更魏晉至唐初名家磊落相望而顏師古注折其

衷論者以比杜征南注左傳稱爲班氏忠臣不謬也自唐以前

書皆手寫而校對極精譌脫相承無過數處其有板本自宋淳

化中命官分校三史始也雕板染印日傳萬紙於人甚便人間

摹刻以市易者滋多彼此沿習莫識由來輾轉失真烏焉成馬

故書有板本而讀者甚易亦自有板本而校者轉難固其勢然

也以人人所共習之漢書又經師古注釋旨趣畢顯校者似易

爲力乃自淳化歷景德景祐熙甯百年之中三經覆校當時名儒碩學刁衍晁迥余靖王洙所奏刊正增損之條累百盈千積成卷帙三劉刊誤又別爲書陳繹是正文字又在宋祁之後亦足以徵善本難得在北宋時已然矣况自宋至明刻本愈雜學士家校讐之精遠不如北宋以前者哉若國子監所存明人舊板於顏注所引二十三家之說十刪其五於慶元所附三劉宋祁諸家之說十存其一卽本書正文字句亦多譌脫則尤板本中至陋者已夫古人撰述既博不無失檢紀表志傳或彼此乖違郡國官名或後先錯出如高紀書太上皇后書丞相噲將兵文紀書內史樂布景紀書御史大夫青翟書三輔舉不如法者宣紀書元康元年復高帝功臣後之類皆本書自誤非關後人

至如地理溝洫成文鄭元注水經特多援引賈馬淵雲辭賦蕭統輯文選時有異同藝文志言儀禮之經倒十七篇爲七十律歷志載積黍之數增九十分爲一千孔穎達賈公彥並師古同時人而所据書本各別斯則傳寫失真之明驗也衍文脫字離句辨音三劉於師古注銖較寸量未嘗少假借焉校古人書義當如是爾乾隆四年奉 勅校刊經史於是書尤加詳慎

臣照等既與諸臣遍蒐館閣所藏數十種及 本朝李光地何焯

所校再三讐對積歲彌時凡監本脫漏並据慶元舊本補缺訂

譌正其舛謬以付開雕稍還古人之舊 臣召南復奉 勅編

爲考證謹採儒先論說關於是書足以暢顏注所發明刊三劉

所未及者條錄以附於每卷云 臣召南謹識

新舊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

沈炳震編

首雍正癸丑石菴柯煜序次姓名

舊唐書劉昫奉敕修新唐書歐陽修奉敕撰本紀志表宋

祁奉敕撰列傳次進新唐書表

表後列銜名八人嘉祐五年鑿板頒行校對二人校勘三人曾公亮韓琦富弼

三人皆具銜位次合鈔例

十五條

次目

本紀二十四卷

禮志十二卷

天文志

三卷

五行志三卷

地理志八卷

職官志五卷

選舉志

一卷

從新書增輿服志一卷

儀備志一卷

從新書增刑志

志一卷

六卷

表二十卷從新書增宰相表二方鎮表十二宗室世系表

十五至六十卷各分上下

五附宰相世系表訂謫

海昌查氏校刊本

唐書合鈔乃吳興沈東甫用十年之心力再四削彙而成之者

也唐之國史自令狐德棻吳兢柳芳韋述諸人遞有纂錄至晉

劉司徒昫始因前史總緝成編世之所謂舊唐書也宋慶厯中

更詔儒臣刊修於時宋景文歐陽文忠皆稱大手筆書成奏御

以為事增於前文減於舊所謂新唐書也新書盛行而舊書寢

廢然司馬文正修通鑑悉據舊史而於新書無取焉蓋二書瑕

瑜互見其有待於後賢之討論也久矣東甫之為合鈔也心無

適莫筆有權衡蓋新舊為綱為目務取昭晰訂訛補闕具有根

柢謂舊書帝紀憲宗以上詳略得宜自文宗以下多所闕漏非

紀注之失職即實錄之不存也若新紀謹嚴太甚僅如目錄矣

謂舊書列傳之闕其說有二如李吉甫傳云父栖筠自有傳武

元衡傳云祖平一見高隱傳今皆無之是昔有而今佚之也或

唐末至晉其人尚存無庸立傳或十國君臣事迹難考亦無暇

悉取其人而歸之於唐固不若宋時之曰久論定也謂歐陽諸志整齊詳贍非若舊書之舛訛而於四表則杼柚予懷不復因循舊貫如宰相表之有三師三公也但爲兼銜無闕政柄入紀而不入表則名實不淆分三省爲三格而詳其拜免則職守有據至於唐之方鎮關係利害表但書地書官而不書人則節度觀察因人而易者何由懸揣乎卽其人自有本傳然所貴於表者取其包舉前移指掌瞭然亦何取乎畫地成圖而漫無可考也蓋東甫至此獨出手眼自成一家言亦不復爲二書之調人矣其他疏瀹義類見於發凡起例者不暇枚舉夫以積久之功上下數千年縱橫一萬里以古證今精思博考以成一家之書洵乎其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東甫所著書甚多如廿

一史四譜深有裨於後之學者其詩筆皆入唐宋大家之堂奧少時從余游卽孜孜汲古一別二十餘年而精詣如此余年運而往學殖荒落見東甫益聞所未聞析疑考異致足樂也古之人有互爲師弟子者余觀之余與東甫豈不信而有徵乎

柯序

新書列於正史舊書幾等稗野固當主新書而舊書附焉然新書簡嚴而舊書詳備勢不能以新書爲本而分注舊書者故本紀列傳一以舊書作大文而新書分注惟舊書諸志多有闕略其闕者固當從新書增入他如天文五行地理諸志疏漏殊多不如新書之整齊也故轉以新書作大文而舊書分注而於卷第之首各書從新書本以別之蓋意求美善無所適莫

例一舊

書所闕志傳從新書增者亦於卷第之首書從新書增以別之

仍一例大書蓋舊書所無無從分注也 例二 新書地理志縣名

之下業用分注舊書所增不可再分故隨文補入覽者自可考

而得 例三 兩書之時日干支數目官爵名氏州郡互異而可各

是者則注新書字以別之他注不書省文也 例四 新書分注但

取其事爲舊書不載或互異者若事同而文有詳略概不複錄

例五 兩書事既互異容有一譌惟紀傳相參可以折衷者則用

案以正之其他書雖有確據以事在正史甯兩是以闕疑不敢

援爲左證 例六 武氏竊號依朱子綱目例直當削其紀而附於

中宗吾家禮部之論最爲精當 詳沈傳 師傳 然呂雉立紀馬遷已有

其例則立紀亦不爲削作新書既爲立紀又復立傳固已進退

無據而傳之所載又不僅於姓氏名諱年辰崩葬入宮之由歷

位之資則紀傳溷淆矣今取新傳所載附於舊紀而刪新書之

傳蓋以舊書所無不敢妄增也 例七 新書有儀衛兵志儀衛列

於禮志之後兵志居於經籍之前愚以爲儀衛者禮之末節不

可以言禮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不當以先經故退儀衛於

輿服之下以類爲從列兵志於食貨之後八政之序非敢妄爲

進退也 例八 新紀書法謹嚴宰相但書拜罷而不詳其兼官遷

貶故別立宰相表舊紀有詳有闕雖不能如新表之詳盡然已

發凡於紀矣今主舊書而詳於紀則不必複載於表蓋表之所

重原在拜罷時日以觀其居位久暫耳不在兼官遷轉也且拜

兼罷貶三省連翩甚患眉目不分今兼官貶秩則從舊書例詳

之於紀闕者據表補注紀下而去表之兼官貶秩三省分格各

書而其拜罷則依史漢例亦分格別載庶幾易於檢核 例九新

書宰相表下用史漢例並書三師三公然唐三師三公已不同於漢而三師之拜自僕固懷恩始繼之者王智興李載義輩蓋非官不必備之意三公自高宗後大約皆諸王爲之名曰公孤師保實不與聞國政其賢奸拜免不足以考得失他如裴晉公杜幽公之拜皆不落平章銜故猶執朝權非三公本職舊書大半詳於本紀今考其闕者據表補注紀下而去表之三師三公蓋唐世之宰相所重在彼不在此也 例十前史地志之外無以地爲表者歐公以唐之亡由於藩鎮故特創爲方鎮表殆亦史公十二諸侯六國之意所以著唐之所以亡也其實唐之亡也不盡於方鎮即曰方鎮亦由當時命將用人措置失宜所至地

不任咎也方鎮表但書州郡之去來增益官名之廢置改易雖其人其事具於藩鎮列傳然分而不合閱表者但空空一地名一官號全不知此時何人爲將所以用命何人作帥故爾擅地且州郡何以有增損官名何以有更易其於作表之意似未顯白也今以紀傳所載諸鎮節帥觀察參之資治通鑑按年譜入似亦可考一時用人之得失惜其闕者不少然要於其時其地無足重輕則固不妨闕者其於此表不敢妄謂點睛或不至等於添足 例十一新書宰相世系表舛譌特甚其小疵則以孫爲子以弟爲兄甚則以甥舅爲父子合二氏爲一族即如寒家左氏明言沈妣蓐黃皆妣姓而表以爲本周文王第十子聃季之後以爲姬姓此言不知何本經史別無再見又以楚公子貞食

采之沈合於平輿其誤概可見也不揣庸妄謹取經史所載可  
爲援據者詳爲校正眉列於下別爲一冊就正有道總而論之  
其可考者如是則其不可考者可推矣其可考者其誤如是則  
其不可考者雖不誤亦無取矣故不敢承譌襲繆列於全書貽  
誤後賢 例十二 新書仿世家例藩鎮別爲立傳而又分姦叛逆  
三名舊書惟安史泚巢別列於末其他皆以時序不復標目今  
從舊書故去此名 例十三 新書列傳卷第不盡與舊書合故新  
書之贊專論一人者則載之傳後其數人共卷而統論者舊書  
人分別卷不可附於一人傳後概從割愛 例十四 舊書久無善  
本舛譌脫漏觸手而是古人謹慎固當存其譌字別注校正然  
如此則繁瑣間斷幾至不可句讀故其誤之顯著者隨文改正

不復詳注惟禮志之考於通典諸書者則各注所存之書以識  
之 例十五

### 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譌十二卷

沈炳震撰

首目 唐宰相凡三百五十八人宗室宰相十人 目後有小序先敘姓源次表

海昌查氏刊本

唐書宰相世系表大端紕戾已發凡於例就其所列官爵諡號  
或書或否或丞尉而不遺或卿貳而反闕或誤書其兄弟之官  
或備載其褒贈之職更或其生平所偶歷及曾未嘗居是官者  
厯雜淆亂不可究詰合之史傳不勝糾摘以表序昭穆此非所  
重故不備指要之此書不足徵信適以滋繆舉可廢也

唐爲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殞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嗚呼其亦盛矣然其所以盛衰者雖由功德薄厚亦在其子孫作宰相世系表

唐書合鈔補正六卷

丁子復撰

海昌查氏刊本

懔餘比部刻唐書將竣商於子復曰沈氏標舉闕譌鮮有折衷所舉之外猶多疑義不加考證疏略奈何子盍從而訂正之乃討論羣籍逐字摻別義不鑿空文必核實參以葉君石君所錄錢遵王影宋鈔本質諸比部以定去取比部熟精史學明於體

要其文字異同義可兩存概削不錄吳氏糾繆錢氏考異及各家條辨非有發明悉不采入歷志經吳門李君銳校閱亦不復置論脫漏不少尙俟續考所補新書詳略皆仍其舊無所增損  
樵李丁子復識

攷歷代史惟唐有新舊兩書瓊瑜互見吳興沈東甫先生創爲合鈔於紀傳從舊書取其詳備而以新書分注補入於志從新書取其整贍而以舊書分注補入序次先後略爲更定自有所見則加案焉方鎮表則補其人宰相世系表別爲訂譌合成二百六十卷斟酌於兩書間頗稱盡善自謂畢生精力胥萃於此  
乾隆初元

詔舉鴻博先生應

召撫以入都次年罷歸旋卒禾中錢香樹司冠素以老友重先生求得其書思爲表揚時值開館校刊諸史遂以進呈奉

旨交史館採用故兩唐書考正中多引其說而全書未得流播知者時以爲憾余於都下購得鈔本乙丑南歸以屬丁君小鶴詳爲讐校其訛字脫句曉然可見或他本足據者輒爲更正稍涉疑似仍存其舊以從闕疑之義庚午冬開雕吳門校正字樣則蔣明經于野之力爲多爲剞劂者失去安史傳一卷據新舊書排次補之丁君殫精考索復採原案所未及者著補正六卷亦可謂沈氏之功臣矣梓人告竣因誌其顛末于後嘉慶癸酉嘉平海昌查世俊識於靜學齋

目錄學卷五

靈石耿文光斗垣甫

史部

石鼓文音釋三卷附錄一卷

明楊慎編

前後無序跋卷一石鼓文一篆一今文卷二釋音卷三今文附錄石鼓歌五首函海所刻有楊序因錄之

明本

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爲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摸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潘廸氏音訓一碑二百年前物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古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

明三家之外見其全文者或寡矣又廸所訓釋君子員邈員旂  
二句牽合紕繆古人書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  
二點更不複書廸既誤讀爲君子員員邈邈員旂遂復臆釋云  
員員衆多貌邈邈旌旗搖動貌此豈特文法大戾書例亦大昧  
矣昔受業於李文正公暇日語慎曰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  
籀特全音釋兼具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蓋丹書未竟而先生  
棄後學矣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錄爲一卷音釋一卷今文一  
卷韋應物韓退之蘇子瞻歌三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并先生歌  
一首附之卷尾藏之齋閣以無忘先生之教云正德辛巳成都  
楊慎序

朱氏竹垞曰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  
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攷第三鼓潘氏音訓有  
避衆既簡句古文苑脫避字有衆字用修不取易以六師二字  
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口驚句驚上脫一字古文苑本  
驚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更以六轡沃若第五鼓雷雨上古文苑  
有漭漭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  
四字夫車攻狩于東故云駕言徂東東有莆草若岐陽在鎬京  
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於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爲臼其上  
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  
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字強之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  
益徒御嘽嘽會同有益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  
雅同文尤可異者鼓有員文郭氏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

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欺人甚矣考賓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補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闕亦已多矣賓之不應爲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况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模糊半已似癡牴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困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夫用修之本既得自賓之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子瞻子由又不應爲是言也杜子美詩有曰陳倉石鼓久已訛韋蘇川詩有曰風雨缺譌苔蘚漉而韓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又曰年深

豈免有缺畫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張生之紙本以爲難得也吳立夫詩亦云岐右石鼓天下觀駱駝載歸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之用修他所考證吾亦不能已於疑無惑乎陳晦伯有正楊一編矣曰下舊聞予得唐人拓本于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蓋全文也嘗刻木以傳都元敬劉柏國亦未見此丹鉛錄

文光案升菴學問極博而考証多疏尤好作僞石鼓補綴成文不如闕疑爲愈既云得唐全文於李文正文正又有拾殘補闕之語矛盾顯然故後人多疑之孫淵如刻楊本於虎邱孫子祠錢梅溪譏之以其僞也見履園叢話錢曾敏求記亦

載楊本則不覺其僞者亦多此本不知何人所刊板甚精工篆文亦佳而削升菴自序蓋欲以充宋本也余亦僅見此一本雖知其僞古雅可愛函海所刻不足道也

石鼓文鈔二卷

許容摹辨

前有康熙戊辰孫岳頌序周金然序後有己巳胡兆鳳跋此本篆文與朱氏石鼓考雖一手所摹而微有異同凡鼓中模餽字皆以薛本補之有音釋有考證

單行本

嘉祐八年歐陽永叔爲集古錄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爾薛氏鐘鼎款識所載四百六十四字方之永叔止闕一字按太史公

年表周宣王共和元年至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後二百二十八年至至元己卯五月甲申潘迪爲音訓時猶存三百八十六字校之集古錄則闕字七十九自至元己卯五月至今康熙戊辰四月丁巳又四百餘年除第八鼓無字可摹計九鼓得字三百三十四內尚有模餽不全者六十字校之音訓則又磨滅五十二字矣猶賴音釋揣摹不知再千百年又當何如也并述其年月計其字數以俟後乎今者參攷周金然序

朱竹垞先生曰下舊聞石鼓攷凡三卷前人詩賦記述辨論摭輯無遺如臯許子嘿公爲縮小本文書付剞劂復就太學手搨別梓單行字形差小而點畫位置無毫髮舛誤音釋稍有損益第三鼓考定昊字他改正薛本差訛者十數嘿公著書數十百

卷有功六書茲刻發明處亦且不朽胡兆鳳跋

文光案許本板刻甚工朱氏石鼓考篆文不佳薛尚功鐘鼎  
款識帖原本難得紅字本摹篆特佳有今文無考証都穆金  
雍琳琅所載石鼓有今文無古文有考証趙氏金石存字數  
行數悉如鼓式有古文無今文自朱攷以外惟王氏金石萃  
編所列古文今文音訓跋尾最爲詳備至馮氏金石索圖繪  
鼓形考証文字每鼓並計其尺寸歎觀止矣予以諸本互校  
之無一同者不但木板有傳刻之僞即石本亦有臨摹之失  
因會聚衆說爲金石一學導其先路

避車旣工避馬旣同避車旣好避馬旣駘君子員員邈邈員旂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首弓茲曰寺避敵其孫其來趨趨爨即避

即時麀鹿趨趨敵其樸來射其來鹵旣避其獮蜀 汧毆河沔

沘沘叔淖淵鯁鯉處之君子溥之瀉瀉又鯨其旂趨趨帛魚鱮

鱮其蔭氏鮮黃帛其鱮又鮑又鱗其豆孔庶羅之鳧鳧 丑若切相如大

人賦汪汪趨趨其魚佳可佳鱣佳鯉可曰橐 音瓢之佳楊及桺 田

車旣安鞞勒馬衆旣簡左驂旛旛右驂驪驪避日躋于原避我

陣止世阼官車其寫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又旃其

龔函大出各亞吳執而勿射庶趨趨君子廼樂 鑾車攀軟真

弓孔碩彤矢馬其寫六轡驚驚迭駮孔庶麀實搏搏自車載術

徒如章原溼陰射之矧迨陽趕六馬如虎獸麀如多賢迪禽避

兔允異 漭漭霑雨淋迄湧盪沫滌君子即涉馬淋汧毆泊泊

淒淒舫舟西過自廡徒駮湯湯佳舟曰道或陰或陽極深曰戶

于水一方勿止其奔其馘其吏 猷乍遽乍衛遄我嗣除師馘  
呀鼻爲世里微微直罔鼻柞械其檄榕甯甯鳴亞箬其參所旂  
斨籃衛百對合孫 而師弓矢孔庶左驂滔滔是戴不具奪後  
具肝來其寫矢具來樂天子來嗣王始古我來 馭走躡躡馬  
麋哲若微雉立其一之 避水衛旣平旣止喜樹剝里天子永  
寧日維丙申避其衛用馬旣敕肅肅駕左驂馘馘馘馘扯女不  
韃霸公謂天余及如周不余及 吳人慈亟朝夕敬載西載北  
勿奄勿伏帶而出馘用大祝享執寧逢申孔鬪鹿麇麇避其  
鹿麇齶齶天求又是

文光案鼓文字數惟古文苑所載爲最多凡四百九十七字  
共重文二十六字今依宋九卷本錄之即孫淵如所刊顧千  
里校者似可依據通行者爲章樵注本凡二十一卷潘迪音  
訓多據樵本與此本字多不同張湜所謂唐人錄本必是古  
文苑以字數相合知之廣川書跋所載凡五百一字以此本  
校之亦多異字而諸家不言董道所見或未檢及耶至鼓中  
現存字數以 目下舊聞考及 國學禮樂錄所記爲得實  
其他多據傳本言之並未親見石鼓也

石鼓高二尺廣徑一尺有奇其數十其文籀其詞頌天子之田  
考曰重文不計共字六百二十闕者三百六字不全者七十  
四字全者二百有十字 潘迪音訓載四百九十四字薛尚  
功帖載四百五十一字 史籀周宣王史官著大篆教學童  
虞褚歐陽共稱古妙 後漢始作墓碑今人所見皆東京文字

西漢以前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日癸巳及秦李斯篆 觀  
石鼓文愛其古蹟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父鼎器銘又知  
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  
工拙秦漢以來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蔡襄跋 山谷曰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 其石質堅頑類  
今人爲碓磳者本露處於野司馬池侍制知鳳翔日輦置于府  
學之門廡下 大觀中自鳳翔遷入辟雍後入保和殿 資古  
紹志錄所見者四百七十有四在集古錄之前蔡京作辟雍取  
十鼓置講堂後予嘗見之辟雍廢徙置禁中而岐下有摹本殊  
失古意并錄之以見三代書蹤非後世摹寫所能及也

雍錄東坡初仕鳳翔府推官石鼓在焉自記其所覽曰其詞云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其魚維何維鱣維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  
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東坡於鼓上見之又  
有異者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間向傳師得之而十鼓復足  
秦丞相家本有傳師自跋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  
訪得之形半壞而書體是遂易去小鼓而置其所得之鼓又不  
知何世何年好事者悵其不足而剗爲一鼓以補足之也 唐  
自貞觀以來蘇勗李嗣真張懷瓘竇泉蒙徐浩咸以爲史籀筆  
蹟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敘  
歷代書亦廁之蒼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爲尤詳  
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錄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說爲無所考據  
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故予不得不辨見復齋碑錄 章樵古

文苑注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鄭樵各爲之音釋王厚之考証而集錄之施宿又參以諸家之本訂以石鼓籀文真刻壽梓於淮東倉司 緯略云蘇勗謂之獵碣二字甚生按述異記崆峒山有堯碑禹碣亦用碣字 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搨碑碣爲墨本者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傳 虞集曰石鼓十枚其一已無字其一但存數字其一不知何代人鑿爲臼而字却稍完聞徽宗時自京兆移置汴梁貴重之以黃金實其字金人得汴梁奇貨悉輦至燕京移者初不以此鼓爲何物但見其以金塗字必貴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撫家大德之末集爲大都教授得此鼓於泥土草萊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數後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兵部

差大車十乘載之于今國學大成門內左右壁下各五枚爲磚壇以承之又爲疏櫺而扇鐫之使可觀而不可近然三十年來摹搨者多字畫比當時已多漫滅移來時已不如薛本文多石方刻而高略似鼓不盡如鼓也 案王宣撫宅後改爲大興府學

太學之始

前人音辨皆強爲之辭 甲秀堂帖小譜圖書鼓形 楊文昂

以詛楚石鼓泰山嶧山碑作周秦刻石釋音 初在陳倉野中

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徙開封 宣和保和殿稽古

閣有石鼓 石鼓文音釋碑今尚存 靖康間拓本不易得好

事者以銀一錠購十紙見寶于世可知 趙古則曰集古錄可

見者四百六十有五胡世將資古錄後出可見者四百七十有

四吾衍氏比資古又加三字余得宋時搨本比今世所有極爲精好 丹鉛錄曰余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蓋全文也 史籀石鼓皇象國山二刻晉唐名書皆得此意所以爲工 石鼓文出入雅頌 朱氏竹垞曰石鼓籀文雖與大篆小異然離鐘鼎款識未遠其爲三代之物信矣而諸家或疑之馬子卿至謂字文周所刻誠僖父之言也十鼓向闕其一皇祐間始得之歐陽永叔見之最早文存四百六十五字爾薛尚功則云歲月深遠缺蝕殆盡今款識所載乃得之前人刻石者方之永叔僅多二字胡世將資古錄云所見者先世藏本在集古之前僅益九字至潘愜山作音訓時止存三百八十有六字而已 石鼓文尙是三代鐘鼎款刻遺意蓋隨字畫多寡而爲

之形 秦權衡亦然 按說文所存籀書二百餘三字石鼓文僅九字 三代遺文如詛楚石鼓壇山許叔重並不得見故說文十九不收 石鼓文唐貞觀中始出 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 岐川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今見打本石尋毀失 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即史籀書與古文小異其迹有石鼓文存焉 先時散棄於鳳翔之野鄭餘慶取置夫子廟中亡其一 鄭樵石鼓攷數百千言博固可重語多不審 十鼓諸家詮次不同潘氏所序依國學位置 自唐以來無定論

文光案朱考所採甚博因摘句錄之存其大概

右周石鼓文十章前人之論詳矣大抵謂爲秦惠文以後及字

文周時物者固是警說而必指爲何王之世何人之書引証雖  
繇亦無確據又不必也特以文辭字書求之信非先秦以上人  
不能爲此文辭雖不可盡通其存者正與雅頌相類不僅因車  
攻數語偶同今詩也至字畫之工亦有目者之所共見不但漢  
以後人不能髣髴其一筆卽上蔡諸碑對之亦頓分今古此豈  
可妄引不相關之載籍肆其訾議乎但傳摹既久錯誤滋多顛  
倒移易非復原式又自楊用修之本出補綴附益強使成文益  
復可笑予但據石本之現存者依其行次分位錄之于冊不敢  
妄增一字卽前人刻本所有而今本已無者皆闕而不錄雖所  
存無幾亦庶乎傳信而不傳疑爾

金石存

右石鼓文今在國子監大成門左右各五元國子司業潘迪撰

音訓刻石立其旁稱見存三百八十六字今距至元己卯又四  
百二十餘年文之存者僅二百五十四點畫或不具然猶是周  
家之故物非有神物護訶安能久而不壞若此哉古文籀文學  
者不能盡通諸家釋音不無傳會之失楊用修任意增改尤爲  
識者所憎至如君子員員邈邈員旂鄭潘說皆不了按古文旂  
游本一字云與員亦相通楊讀爲君子云獵云獵云游蓋得之  
矣漢有魚潘氏讀魚爲鯨疑滿有重文愚意魚當是小魚二字  
小魚合爲鯨字猶小大合爲尖字也

金石文跋  
尾卷一

文光案趙錢二書爲朱氏所未見因錄之朱氏石鼓考三卷  
蒐採無遺攷石鼓者觀此一編足矣趙氏金石存不妄增一  
字實漢學家法許氏石鼓文鈔以薛本補闕字似未允當摹

其見存者爲是

石鼓文位置窘澀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尙行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略相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器窾惟字參古刻惟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蓋字畫無三代醕古之氣吾是以云

籀史

王氏金石萃編第一卷爲石鼓文今依其次序詳錄之首分列十鼓先古文後今文鼓凡十每鼓約徑三尺餘其第一十一行行七字第五十一行行六字第二九行行七字第三四皆十行四字第九十五行行五字其七八十三鼓剝蝕過甚行數字數俱不可紀今在國附石鼓文音訓共二石每石高廣俱三尺五子監大成門左右跋云間取鄭氏樵施氏宿薛氏尙功王氏司業潘迪書厚之等數家之說考訂其音訓刻諸石

府學生

茅亮刻

前列同人

次引証

歐陽修集古錄

張懷瓘書斷

董道

將資古紹志錄 翟者年籀史 程大昌雍錄 姚氏殘語 郭

王厚之復齋碑錄 朱存理鐵網珊瑚 楊慎升菴外集 郭

宗昌金石史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 朱彝尊曝書亭 次朱文

集毛先舒思古堂集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次朱文

藻跋南豐劉凝撰石鼓文定本摹篆以搨本爲主視朱考稍畧然亦精密疑識係崇禎癸酉所刊恐非善本定本亦未可

盡据胡正言所摹縮本石鼓文石刻乃本其師李登所輯薛楊二家之本細校之與今本互異又金石圖列鼓形七八鼓與今位置不合諸家所著無次張燕昌石鼓文釋存次王昶案語前篇第二案考 證音訓舛誤 古文苑所載石鼓文乃章樵取薛尙功鄭樵王

厚之施宿諸家之說集錄爲一編潘迪音訓多所採取

謹按石鼓文相傳以爲成周獵碣自古著錄家如書斷書後品述書賦注元和郡縣志法書苑法書要夢英十八體書金石錄鐘鼎欵識諸道石刻錄復齋碑錄風雅逸編能改齋漫錄九朝

編年備要古文苑止齋集伐檀集嵩山集格古要論金薤琳琅  
弇州文稿升菴外集金石存諸書並稱爲宣王大狩所作其形  
諸詞賦者自韋韓蘇而外如梅聖俞宛陵集蘇轍樂城集張耒  
宛邱集洪适盤洲集揭傒斯秋宜集吳萊淵穎集宋濂潛溪集  
又文翰類選載丙奎賦燕都游覽志載羅會賦亦以爲宣王之  
詩董道程大昌郭宗昌孫和斗毛先舒諸家則斷以爲成王時  
所作鄭樵因其文往往與秦器相合因指爲秦刻楊慎丹鉛總  
錄從而和之全祖望遂謂此鼓必出於秦前而馬定國創爲字  
文周時之說和之者又有溫彥威劉仁本焦竑顧炎武萬斯同  
諸家陸友仁據北史亦以爲元魏時所刻集古錄籀史二書則  
並疑其僞論斷紛紛殆如聚訟攷其文與車攻吉日相類故指

爲宣王時者最多左傳成有岐陽之狩竹書大狩岐陽繫于成

王六年則董程諸人堅執以爲成王時石理亦可通至謂爲秦

周魏三朝之物則妄誕殊甚

文光案武億授堂集又以爲漢時之鼓亦不足據

劉昭續

後漢書郡國志注云陳倉有石鼓山而不言其時代使石鼓果

爲秦時所刻不應漢時即以名山劉昭去秦未遠當有確證亦

不應闕疑不辨且昭在周魏之前何由先有石鼓山乎鄭樵僅

據文字妄生異議楊慎和之適與升菴外集自相矛盾

案外集云石鼓

昔人論之詳矣馬定國定爲字文周時所造元天台劉仁本爲

石鼓論本之定國而斷其非史籀之書二子謬妄固不俟言

其謬奚待言哉歐陽氏所見四百六十五字趙夔所見四百一

十七字胡世將所見四百七十四字薛尚功所見四百五十一

字潘廸所見三百八十六字孫巨源所見四百九十七字吾邱

衍所見四百三十餘字劉梅國廣文選所錄與潘廸同馬驢所見三百二十十字高士奇所見三百二十五字牛運震所見三百二十二字吳玉搢所見三百十餘字張養浩詩則以為僅餘二百七十二惟都穆得見宋拓本有四百二十二字文光案全所見者四百二十一字其中半字者數十字未知與宋拓本合否又汝帖第一卷有石鼓文六十字共十行多寡亦不一也鄞范氏天一閣所藏北宋拓本最為完備然亦止四百六十二字楊慎乃謂曾得唐拓本有七百二字之多馮惟訥古詩紀遂採入逸詩中陸深金臺紀聞始疑其妄自補綴迨庚子銷夏記記曰如楊用修之所從來果有的據固是千古一快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闕疑為愈今細讀十詩古致翩翩恐非用修所能辦然用修謂得之李文正家而文正懷麓堂稿絕不道及何也曝書亭集反覆辨之而其偽迹益顯近海鹽張君燕昌又以北宋本參攷甲秀堂本上海顧氏

本重摹于石儀徵阮中丞元督學浙江時亦取天一閣本重刻於杭州府學於是好古之士得以家置一本心摹口誦益以見楊氏唐拓之說欺人甚矣今就家藏現存拓本摹錄得二百八十三字半泐者二十六字參攷宋拓暨諸家摹本補釋闕文共得四百六十四字抱殘守闕期於徵信而已文光案封氏聞見記第七卷目有石

鼓無文可攷

馮氏金石索刻石鼓圖古今文字數行數悉如鼓式第一鼓一

尺七寸圍六尺 第二鼓 高二尺一寸圍六尺 第三鼓 高一尺八寸

六寸重文九 尺三寸重文六 圍六尺四寸 重文 第四鼓 高二尺圍七 第五鼓 高二尺一寸圍六 第六鼓 高

五尺五寸圍六尺八寸此鼓民間截其頂穴 第七鼓 高二尺二寸 其中以為曰故每行止存四字重文二 第八鼓 高一尺六寸圍六尺八 重文一此鼓多剝落潘釋存十 寸剝落已甚不能定其 四字天一閣本存二十八字

行數天一閣本存十三字重文一潘氏第九鼓最大高二尺九寸圍七尺八寸音訓止存微字今無一字此從天一閣重文第十鼓高二尺一寸圍六尺二寸重文一○文光案重文即鼓中二不在字數之內石索本最豁目

石鼓文字雄視百家超今邁古洵成周之鉅制篆刻之極軌也薛氏鄭氏施氏傳刻互異至潘氏音訓僅存三百八十六字惟鄞縣范氏天一閣所藏北宋舊拓四百六十二字稱善本焉方石鼓之散在陳倉也韓吏部爲博士時嘗請於祭酒欲以數橐駝輿致太學不從迨至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廟中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宋向傳師搜訪足之大觀中歸於京師道君金填其字宮殿奉之完顏剔去其金泥沙棄之此石鼓之大劫也假令當日從昌黎之請早歸太學著爲考釋壽諸貞珉其所毫髮盡備無差訛者當更足信今而傳後何至東坡之時得一二遺

八九如娟娟缺月隱雲霧哉沿元及明雖列國學潘吾而外未有表章惟我高宗純皇帝右文稽古老而彌篤于乾隆

五十五年考論石鼓

御題篇章并刻昌黎詩於碑使共

曉然於周宣之制又復

欽定石鼓首尾二詩截長補短

命大學士彭元瑞足成十章石鼓之文仍歸石鼓蕭拓閱深有完無缺於是舊石鼓與新石鼓竝峙成均昭垂萬禩洵曠古希逢之會也而構昧者猶惑于僞劉詞臣馬定國之說以爲字文周所刻試觀字文石刻具在如保定造像大象摩厓之屬文從隸楷詞復淺顯與石鼓文有一字一畫相似否而瞽謬若此則真無忌憚者矣鵬不揣固陋縮成斯刻亦以天一閣爲宗間從薛氏潘氏補入數字亦必與泐痕相合其筆畫之古勁

則非臨摹所能及也橋元之廟石鉦石鉞石鼓蔡邕銘詞雖不可見而楊用修所述十章完備亦不敢取前人題句云金繩鐵索相鉤連蝌蚪嗣孫小篆祖斯言可尋味矣

凌揚藻海雅堂集第七卷有石鼓文辨專正楊氏之僞以其文與鼓之行數不合全列鼓文一一辨之光記

嘉興吳侃叔東發老諸生也博古能文識古文奇字嘗爲石鼓

文章句謂石鼓文中有次章即用首章之前半重疊讀之如毛

詩之例徒因刻石簡省不重書刻之耳所言頗爲前人所未發

定香亭筆談卷二 文光案此亦臆度之詞然亦可備一解

天下樂石以岐陽石鼓文爲最古石鼓文脫本以浙東天一閣

所藏松雪齋北宋本爲最古海鹽張芑堂燕昌曾雙鉤刻石於

家余細審天一閣本並參以明初諸本屬芑堂以油素書丹被

之十碣命海鹽吳厚生刻之至於刀鑿所施運以意匠精神形

蹟渾而愈全則揚州江墨君德地所爲也刻既成置之杭州郡

庠明倫堂壁間使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法焉定香亭筆談卷四附

歌二首

石墨鐫華昭陵廣濟寺後石鼓書尊勝陀羅經觀此知岐陽石

鼓必近世物矣秦泰山刻石橢方不加琢削今立岱廟中吳國

山碑橢圓琢削亦古質今尙立國山西岡皆可目驗惟石鼓十

鼓大小相似琢削成之在國子監大成門校秦吳二石不侔矣

憚敬大雲山房雜記 案此說不足據且疏於考証

史籀石鼓文始見晉羊欣書錄元和郡縣志引唐蘇勛之言曰

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岐陽石鼓是也虞褚歐陽共稱其古妙攷

虞世南卒於貞觀十二年八十一歲其生在陳永定二年當周明帝二年也北周書狩於岐陽有四事其二世南已生則馬定國謂宇文周時物謬已近人汪中著石鼓文證與余言正相合余纂有集釋一書與張君燕昌所著釋存並為王侍郎昶采入金石文萃茲重訂正而序之曰在昔周宣王之世典禮備舉成中興之業以時畋獵於岐陽太史籀作詩十章以紀其事因刊諸石其字體世謂之籀文第以許叔重說文攷之雖不盡合肄業六書者固以說文為歸然三代遺文銘諸鼎鐘尊敦者多資攷證幸存此庶得窺見籀篇十五之一斑明趙宦光所釋多憑臆見不克實事求是殊多窒礙不揣樸昧摹字體之可攷者存古文於前集衆釋之可采者附釋於後參以蠡見一二質諸博

雅君子云

任兆麟石鼓文集釋序有竹居集卷五 趙收菴所藏石鼓文都三百二十六字見董方立遺書文乙集

退菴所藏石鼓文跋尾曰此本得自福州舊家乙鼓胡上其家尚完好柳字尚見右半丁鼓虎字尚見下半翁覃溪師以為是

百餘年前舊搨因重裝附記其說於此○以今說文所載籀書對勘石鼓之字無一合者則又不能無疑文光案今說文所載之籀書恐非許氏原本古本說文與今本字畫多不合以今本說文證石鼓似亦不可依據○張眉大海南日抄有石

鼓考一篇

傅梅嵩書曰潁陽西石鼓岡傳山上有石鼓鐫刻篆隸之文今

不知所在

說嵩卷十四○文光案嵩陽石鼓必在秦前秦時立石已如後世碑碣 劉凝考訂石鼓

文見提要隱居通議條下

光記·徐位山有石鼓賦 今衡陽縣合江亭石鼓

書院有石鼓一焉其大覆鐘其字禹篆其文禹禋祀文也蓋三

代之銘制

帝京景物略卷一石鼓攷

揚州府學重刻石鼓太守伊公

秉綬

跋

雷塘庵主

弟子記

錢詠曰陳倉有石鼓山鳴則有兵並非上有石鼓舊文也今金石家輒曰陳倉石鼓者恐誤案古云陳倉野中

石鼓人各異說惟四明范氏天一閣所藏松雪齋本最爲完善今大中丞儀徵阮公前視學兩浙時屬張君燕昌撫以油素紙刻石置之杭州府學壁間誠嘉惠來學之深心也嘗取諸本校之有諸本文誤而此本不誤者如第一鼓寺字欵識作時日下舊聞作時此作寺與音訓合第三鼓止字欵識作世誤此作止之類是也有諸本文缺而此不闕者如第二鼓以下音訓云舊墨本有囊字此與音訓合第七鼓弓下諸本脫矢孔二字此不脫亦與音訓所引墨本合之類是也有諸本文半而此本文全者如第三鼓孔金石圖欵識皆作子此作孔乃知子字爲闕文第十鼓寓字甲秀堂作禺此作寓是也有諸本文全闕而此本文半闕者如第一鼓趨字上諸本無來字惟胡正音手撫石鼓本有來字此本來字下體猶隱隱可辨第四鼓矢下潘本有四字今闕此則四字尚存下體第十鼓勒下夕字諸本皆無日下舊聞有此亦尚存下體是也有諸本文全而誤此本文半而不誤者如第七鼓奪字薛氏作寔胡氏作今此則尚存奪字上體作寔是也有諸本羨文而此本無者如第一鼓麾下薛本有我字此本無與音訓合第六鼓音下薛本有孫字此本無亦與音訓合也有諸本文不重而此本重者如第一鼓趨趨襲三字欵識金石圖皆無重文此獨有重文之類是也有諸本文誤重而

此本不重者如第九鼓霧字下金石圖有二此本無玩今鼓文似係漈迹非重文也有諸本文倒互而此本文正者如第一鼓越下十三字薛本皆倒互惟此不誤第四鼓陰下八字薛本亦倒互此亦不誤之類是也諸本之中以此最爲精善如斷圭殘璧猶可寶矣顧或疑是即音訓所引之墨本則又不然第五鼓淙字音訓引舊本作濟第七鼓滔字重文舊本作驂第八鼓奔字舊本誤作若且雉字上無放字之字下有心字皆與此不合則舊墨本亦遜此精善也嘗疑范氏所藏北宋本有二錢氏潛研堂題跋內有天一閣北宋本云四百餘三字與此不合後又有向傳師跋此本亦無雍錄云秦丞相家本有傳師自跋潛研堂所跋或即是本未可知其與重樞本之異同惜不得潛研堂

本一校耳

重樞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趙春沂撰詁經精舍文集卷三

岐陽石鼓惟重樞松雪齋本爲善嘗讎勘各本皆無出其右者第一鼓麇鹿之鹿寺避之避來趨之趨上體全存趨夔之趨大至之至並存下體其來上施本云髣髴是時字是也音訓云遺上墨本有來字今已漫滅而此本來字下體尙存今本全闕者六字此惟君子之求下一字模糊難辨音訓據舊墨本以爲孫字震澤任氏作求字重文第二鼓音訓脫彙字注云溥字磨滅者誤也今本全闕者十七字此本無一字磨滅活字趨字不作重文鯨作小魚皆可訂諸本之誤第三鼓孔安之孔各本皆作既馬氏宛斯所樞與此同勒字下薛氏潘氏俱作馬一本作駢二此本存半文不類駢二亦不類馬二行首二字音訓作避衆

避不類衆似之孔庶之孔薛氏及金石圖皆誤作子奔下惟此與薛本不作重文第四鼓四馬之四諸本皆闕此則尙存下體至宣博之宣載衍之載多賢之多及八行如虎二字今則全闕皆不若此本之完善允異上任本有吾兔字似據薛本及金薤琳琅增入也第五鼓今本全闕者四十六字音訓所舉迄湧盈君子既涉流汧殿泊溲溲舫舟西歸戶等字云皆磨滅此本全存潘氏音訓所引墨本似即是本也雷字上古文苑作溲此頗似之十行其奔其避與古文苑所引亦合任氏本脫次其字亦不若此刻之精第六鼓五代時散落民間穴孔以爲臼向傳師皇祐間搜訪而得之者每行末僅存四字今本亞爲塾音字皆半闕薛本音作合下有<sub>口</sub>字觀此本可知其謬第七鼓今本惟

是具來子四字全稍見者十三字餘皆全闕音訓所云弓矢孔庶此本在二行左字在三行之末不字在第五行其寫小大具在第七行嗣王始在第九行古我來在第十行可訂任氏分行之誤奪字尙存半文金石圖作<sub>夂</sub>似與此合歛識作<sub>彳</sub>非奪字下音訓本作 後具<sub>𠂔</sub>來此本後字接奪下亦可訂其誤也第八鼓今本剝零無文此本猶存<sub>𠂔</sub>走驕馬薦<sub>𠂔</sub>菀放雉<sub>𠂔</sub>其一止十四字與施氏墨本所錄合惟施本無放字止下有<sub>心</sub>字薛本放字在<sub>𠂔</sub>下亦無<sub>心</sub>字音訓云僅存微字今漸剝落所謂微字者疑卽此本<sub>𠂔</sub>字之誤第九鼓首行既下似<sub>灑</sub>字五行丙申旭下劉二至定本作<sub>𠂔</sub>二薛本無音訓亦闕玩其迹不似<sub>𠂔</sub>十三行大字諸本皆誤作天惟馬氏本作公謂大來與此合弟

十鼓音訓存二十三字今本皆殘闕潘氏云此鼓惟吳人恣恠  
飢鹵飢北二句成文又云北字今磨滅鹵字古文苑云見魯侯  
彝按鹵字見曾侯鐘古文苑誤也音訓所錄墨本勿勿伏而用  
大祝獻等字此本亦皆元善首行夕字存下體慙字全六行寓  
字音訓作寧五行享上有曾字更足補諸本之闕脫本之中以  
此最爲精善文之全者四百三十餘字

集古錄四百五十六字  
音訓三百八十六字

大中丞阮公參以明初諸本辨析淵微推究字體重加撫刻人  
人復見善本足以嘉惠來學矣孫星衍編修以石鼓文爲字文  
周時物謂周書本紀數書狩於岐陽可據中請證之周書太祖  
本紀魏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十三年太祖奉魏帝西狩於岐  
陽高祖紀保定元年狩於岐陽天和三年行幸岐陽有此四事

今檢後漢書鄧騭傳遭元二之災注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  
再讀者卽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今岐州  
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詳此注之意緣石鼓是三  
代之物故取以釋漢事而以古書發其凡若使石鼓製自宇文  
則是以後證前雖愚者不出於此章懷太子與後周耳目相接  
張大安諸人均有文學無容不知一證也元和郡縣引吏部侍  
郎蘇勛之言曰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岐陽石鼓是也虞褚歐陽  
共稱其古妙按褚遂良年輩差後今不具論歐陽詢傳云年八  
十餘卒旣不明著其數且不知卒以何年攷古者亦無從措意  
惟虞世南以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一則以陳高祖永定二年  
生實當周世宗之二年洎陳滅入隨世南年三十一矣是時周

之亡才九年上距岐陽之狩遠者四十四年次四十二年次二十八  
年又次二十一年使石鼓立於後周則是甫經脫手之物以世南  
之博物精鑒豈得妄以爲史籀筆迹而歎其古妙傳曰以今觀古  
古猶今也今之爲篆者有王澍給事中中生十歲而給事猶存然  
中見給事之篆固不以爲李陽冰党懷英也且歐陽及褚何以與之  
閤合二證也周太祖割據關隴軍國多虞未皇文教其時文士惟有  
冀儁趙文淵及平江陵始得王褒褒儁之書今不傳於世文淵于碑  
板是其所長所書驪山溫泉頌石刻見存其篆額筆法凡劣又不合  
六書以視石鼓文豈止霄壤使石鼓出自字文之世究是何人所書  
豈得寂爾無聞三證也或謂周世蘇綽嘗仿尚書作大誥則石鼓仿  
小大二雅理固宜

然然史稱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  
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據武成元年五月戊子詔書已變其格又世宗  
幸同州過故宮詩載于本紀猶是當時之體未嘗刻意摹古若以爲  
出自綽手則蘇勛者綽之曾孫豈宜數典忘祖而遠傳之史籀四證也  
太祖本紀大統十四年奉魏太子巡撫西竟自新平出安定刻石記事  
則刻石載於本紀矣若石鼓爲當時所刻何以但書狩於岐陽不書刻  
石五證也編修之言本於馬定國馬定國之說今不得其詳編修既有  
斯疑同人或多信之謹就其言辨之如此若其文字瀉古百世之下猶  
見倉史制作遺意好學深思之士當自得之今不備論也

石鼓文証案  
確多未經人道之語所  
引漢書注更得其要領

李日華曰東坡有手鉤石鼓文篆籀全音釋備遠勝潘廸等所錄凡三百二十五字惜余未得見

自楊用修贗作石鼓全文而世人安於作僞若馮惟訥古詩紀孫承澤春明夢餘錄皆爲用修所愚者也此公自云見薛尚功本而所列並不與鐘鼎款識同且曾至京師摩挲石鼓而所載多鼓所無之字其今字音訓都用用修之說僅改數字以就己之句韻而辨證絕不及用修一字是爲人所給而反欲以給人者可歎也已彭元瑞跋

王禕曰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後搨本絕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則其見寶於世可知近時搨本日以廣而字畫益漫漶不可辨矣吳郡錢伯行素精篆籀之學其臨此本深得古

人筆法殆所謂具體而微者乎

天下樂石以周石鼓文爲最古石鼓脫本以浙東天一閣所藏北宋本爲最古海鹽張氏燕昌曾雙鈎刻石尙未精善元於嘉慶二年夏細審天一閣本復參以明初諸本推究字體摹擬書意刻爲十石除重文不計凡可辨識者四百七十二字置之杭州府學明倫堂壁間使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師法十二年又摹刻十石置之揚州府學明倫堂壁間並拓二本爲冊審玩之以杭州本爲最精揚州之本少遜也天一閣本鮎埼集以爲北宋吳興沈仲說家物而彭城錢達以薛氏釋音附之者也錢氏篆文甚工後歸趙子昂松雪齋明中葉歸鄞豐氏繼歸范氏蒼然六百餘年未入燕京時搨本也元登天一閣見之但未

見錢氏篆耳曾加題識屬范氏子孫謹守之

學經室三集卷三  
杭州揚州重摹天

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案金石萃編記范氏所藏四百六十二  
字六字恐是七字之訛又案此本字數多於薛本孫巨源所見  
四百九十七字  
較諸本最多

治運案石鼓爲史籀遺迹唐賢已有定論自宋以後紛紛異議  
何不識字者之多也治運聞之先君曰鼎籀文員與籀文魚鬪  
籀文僻削籀文則鬪籀文囿鬪籀文草以今漫滅之餘尙能指  
此數字切證若當豪髮盡備無差謬時豈不更多可據邪因斯  
以譚弗可改也已以董彥遠鄭漁仲程泰之顧甯人萬季野全  
紹衣吳山夫諸人之博而且精而論石鼓竟無一是若歐九之  
不讀書者又何足道

何氏  
學

莊氏述祖曰余爲說文古籀疏證先艸創其條例鼎彝古文外

多据石鼓以正偏旁傳寫之譌但石本既漫汗而薛尙功鐘鼎  
欵識所載字體復失真乃從余友億生司馬借觀所藏舊拓石  
鼓本億生持以眎余且云舊有王煙客書昌黎石鼓歌附其後  
蓋數百年間物也其文之完好者豪髮不失其剝蝕者間有一  
二猶得撫擬仿髯如龍鸞隱見雲霧鱗羽宛然往往以證鄭薛  
訓釋之未合者洵可寶貴也適從兄子經饒遺余舊拓本一古  
文苑所謂第九鼓者

薛作乙文  
鄭作癸文

其文有云避水既清避導既平

避人既正嘉樹則生天子永甯雖字亦有損缺較此本多七字  
以此合計九鼓共得三百三十三字此本所少之字或爲俗工  
裝褫時剪棄固不必據以定其先後也然所見亦罕矣蓋石鼓  
自唐始顯舊以爲周宣王所作或又以爲成王時又或以爲秦

以爲字文周者紛如也余辨石鼓不證以事而證以文蓋後世之好僞爲古者莫如新莽字文秦莽時有劉秀楊雄字文時有蘇綽盧辯皆能爲古者也然攷莽之嘉量銘刀布泉文北周之五行大布永通萬國錢文皆小篆耳漢志云史籀十五篇建武中亡六篇唐元度云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暨晉世此篇都廢今略傳字體而已說文有王育說蓋大篆自說文所不載即育所不能通者今石鼓所有之大篆大半皆說文所無也且五代時古籀益微顧野王玉篇作於梁大同九年即西魏大統九年所載古籀偏旁多誤而石鼓獨能越斯追籀知非盧辯蘇綽所能爲也隋志目錄無史籀篇則其書亡佚已久或曰齊梁間人雅尚集古如周興嗣蕭子雲所撰隋志悉

載之或當日得史籀遺文取以紀一時盛事容或有然今以此

本相校舊拓本誠足重也

珍執宦文鈔卷五舊拓石鼓文跋莊氏別有石鼓然疑一卷各鼓俱有解

釋意謂字文泰命史臣作詩輯史籀殘字成章

石鼓在 大成門內東五枚爲甲鼓字

凡六十四乙鼓字凡六十丙鼓字凡六十五丁鼓字凡五十三

戊鼓字凡二十六西五枚爲己鼓字凡四十一庚鼓字凡十四

辛鼓字僅存一今已磨滅壬鼓字凡五十二癸鼓字凡二十三

傍有元司業潘迪音訓碑今載於後

國學禮樂錄卷十九

吳郡錢伯行素

精篆籀臨石鼓文深得古人筆法

王禕集

張養浩歸田類稿有石

鼓詩

張湨曰予得唐人所錄本凡四百九十七字其文皆可讀比他本最爲詳備其文有天子永甯曰惟丙申之語既有天子之稱

則決非文王之詩也

雲谷雜記

文光案金石萃編歷引諸家所見獨不及此條因錄之張溥所見與孫巨源所見字數相同其爲一本與否則未可知也除楊氏僞本字數之多無過於此

郭宗昌曰鄭樵謂石鼓者立碑之漸千載名言今石在太學戟門左右寶護無人冬轍篝火撫搗燬剝日甚余曾手摹其文與鼓形了不似其堅類玉故能久存就石形之自然少加瑠琢旋轉刻文文行字或七或六少華山前石之堅潤者與此無異想當時因有佳石卽刻置蒐所而已余旣裝潢成而題曰周岐陽石古文斷以成王時物而不以鼓名足刊古今之謬

金石史

文光案諸家所考皆有益於學問因隨所見而錄之以補朱

考所未備翁覃溪坐觀石鼓摩挲數日著石鼓考八卷見復初齋集余訪之數年竟未得也







